



勇敢, 像个傻瓜一样前行

在《折影》中,江帆最喜欢两段戏:一个画面是出租车司机,坐在前排一动不动,后面的乘客在不断地更迭变换,过着自己的生活;一个画面是男主角的灵魂,在背后静静地看着得知自己身患重病的女友,为表达内心跳起的一段独舞。

这两个点,触动了江帆内心的某个角落。“于我而言,这就是生活的剪影。”

显然,如果把《折影》的故事比作一张白纸,江帆更看重的是白纸之下“影子”的游戏:这些画面或者折射出你生活中的他人的样子,也或许它就是你脚底下自己的影子。

在《折影》中,她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:“我们常常想要去改变环境,但是大的环境你根本改变不了,我们只能选择自己去改变,自己改变是积极还是被动?应该如何自处?”

她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上给出了回答,答案就是:“勇敢冒险”。

成立民间舞蹈团体“前空帆剧场”,几乎完全只因为理想,而未见利益。钟爱舞台,原本就是一个“苦差事”,商业运作很难,除去场地租金,仅仅通过售票平衡开支,生活几乎朝不保夕。三年,三轮演出《折影》,毕竟还要考虑“生存”这档子事儿,剧中主演换了一拨又一拨,很难坚持如一。唯一不变的是江帆的信念。每一轮更换演员,江帆都要根据演员自身条件对舞剧进行重新编排,她欣然地接受了缘聚缘散。

她把现在的处境比喻成在黑暗里走路。“如果说剧场就像个黑洞,周围都是黑的,我就只能不断往前走,在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,说不定就看到有小星光在远处,接着就有星光满天。”

她大笑:“所以,像个傻子一样地往前走吧!”

摊开生活的镜像, 真诚叙事

最新作品《饭桌》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叙事和表达。江帆最开始的设想是关于自我觉醒,她说自己是一个徘徊于体制内和实验剧场边缘的舞者,没有一定把自己框死在体制内,同时也不会去实验剧场的路上一路走到黑。身处于不同圈子的两类人,常常相互批判。她觉得任何一个圈子,都有其利弊。她一直尝试着,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。

“身为艺术家,进行自我批判,这常常是我在《饭桌》里自问的议题。”江帆说。于是,人们看到了江帆在《饭桌》里更匪夷所思的呈现,演员都是一些普通人,和我们在生活中擦肩而过:一个来自云南饭店里的打工女孩,之前完全没有舞蹈基础,却在剧中饰演了其中一位主演,而另外一位男主演则是来自上海一个饭馆的小老板,他们的身形显然是“非典型”舞者,没有曼妙的身姿,皎洁的舞蹈功底,甚至身材有点走形,微凸的肚子,略显僵硬的身体表达,却让江帆赋予了一个“艺术家”的title,然后便可以被人刮目相看。她通过选角、舞台呈现来不停诘问:究竟什么才是艺术家,什么才是生活?这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隐秘的通道?

舞台,成了生活镜像的折射。每个人除了热爱,仍需要生活,价值往往只能通过金钱来折算。“你跳一个舞蹈,做一部作品,可以赚多少钱?你用多少钱才能养活自己?”这些发问,变成了《饭桌》里的食品生产车间,那些皮肉被放在案板上切割加工,变成社会希望你成为的样子。然后这些加工过后的食材,被挂上了价签:牛排500元,猪爪50元,鸡胸20元……

“人生原本该是无价的,但是被切割后的生活显然都被贴上了价格。这应该就是人这单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拉扯;个人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。生命的真谛很伟大,但现实面前就是这么渺小……”在作品里,江帆没有给出最终答案,对她来说,这个答案也尚且无解…… ●



生活周刊×江帆



Q: 你怎么看待身体在剧场中的地位?

A: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生活中,身体都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所有人的身体都最诚实。比如,今天我的心里跟你有别扭,我在排斥和抗拒你,我的身体就会离你很远,我讲话不看着你。比如我跟你关系很好,我们聊天可能会打闹,有身体接触等等。至于如何在剧场中让舞蹈演员的身心达到充满的状态,达到极限,这是个很困难的事情,我也还在探索。

Q: 你想做什么样的舞蹈剧场?

A: 到现在舞蹈剧场都没有完全地被定义,这是个开放性的东西。德国、比利时也有很多人在做。我理解的舞蹈剧场要具备几个条件:有生活、有戏剧性,它可以没有场景,也可以是照搬生活,但要有违反当下艺术规律的一些东西。还有就是,演员要有一种介于生活和表演之间的表演形式,我还没有想到用一个特别准确的词来形容它。传统的舞蹈演员,一般就单以跳舞来展示协调性和技巧性。在我这里,怎么样把身体能量转换成为能跟剧场结合在一起的东西,并在剧场中找到一些生活和情感的状态,是非常重要的。

Q: 比较实验性的舞蹈剧场,往往会颠覆传统的叙事结构,会不会为观众理解带来难度?

A: 剧场是有各种可能性的,比如片段化跳跃性地叙事,如果它在转合处做得很舒服,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同时,剧场特别是舞蹈剧场,本来就与想象力密切相关。我理解的舞蹈,特别适合表现哲学,兼具了抽象和想象力。如果剧场的叙事永远只是类似电视剧、韩剧和TVB的标准化,为什么人们还需要进剧场?我希望人们看戏可以不那么关注故事,而更注重的是那一瞬间,它带给了我们什么感受。我想当人们能够开始想象和欣赏舞蹈时,生活里就不仅仅只有家长里短了,对于生活的痛苦和琐碎也许会有更多释然。

Q: 你渴望受到更多认可吗?

A: 人只有最穷困的时候,出来的东西最真诚。哪怕金星,现在有更多的资源了,也是以前的作品好。但我不得不承认,只有受认可了,创作才能更容易。我担心太有钱的原因也是担心自己会变质,因为我还年轻,不像年纪大点的能把握自己。我怕我太有钱或太有名了,会被这种东西给冲破。